

从接受美学视角评析张谷若译莎士比亚诗歌

阿力木江·阿不都克里木¹ 宋姝娴*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DOI:10.12238/mef.v8i7.12097

[摘要]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对张谷若翻译的莎士比亚诗歌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分析意义未定性、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三个方面，研究张谷若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利用原诗的模糊性，结合目标语文化背景，进行艺术性的再创作。分析发现，张谷若的译文不仅忠实于原作，还通过符合中文读者审美的形式，使莎士比亚诗歌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获新生，为英诗汉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接受美学；诗歌翻译；审美经验论；期待视野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An Analysis of Zhang Guruo's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Alimujiang Abdukirim, Shuxian So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f Shakespeare's poems translated by Zhang Guruo. By analyzing the ambiguity of meaning,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 and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this paper studies how Zhang Guruo makes use of the ambiguity of the original poem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combine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o carry out artistic re-creation. It is found that Zhang Guruo's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but also makes Shakespeare's poetry reborn in the new cultural context through the form that conforms to the aesthetic taste of Chinese readers, and provide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poetry into Chinese.

[Keywords]Reception aesthetics; Poetry translation; Aesthetic empiricism; Vision of expectation

引言

文学作品本身是包含着思想感情的形象体系，具有深刻的内在含义和丰富的表现形式。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具有内在生命和活力的“召唤结构”，能够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激发其情感和思考。在这种结构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与空白，这些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语言和意象的多义性上，也体现在文化背景、时代语境以及个体经验的差异上。这些空白和不确定性恰恰是连接作者的创作意识和读者的接受意识之间的桥梁，是作品和读者之间心灵交流的纽带。正如魏晓红（2009）所指出的，文学作品中的召唤结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开放性，它给予了读者巨大的解读空间，使每一位读者都能够根据自身的理解和生活经验对作品进行个性化的解读。^[4]然而，这种独特性也给翻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如何把握好忠实与再创造之间的分寸，保持原作的艺术效果与情感传递，成了每一位译者必须面对的难题。诗歌作为文学文本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翻译问题更为复杂。其特殊性不仅表现在音韵、节奏等“外在可感的形式系统”，也存在于其意境、情志等“内在理念的非形式系统”。“形式系统”的复杂性与“非形式系统”的模糊性决定了诗歌翻译的不确

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的增加虽然导致诗歌翻译的可靠性受到质疑，但同时也为译者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对文本进行再阐释创造了空间。

张谷若先生是中国文学翻译界的一颗璀璨明珠，其翻译不仅深具文学性和艺术性，还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理解。《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作为莎士比亚早期的重要诗歌之一，以其丰富的意象和深刻的隐喻探讨了爱情与欲望、生命与死亡等永恒的主题，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该诗通过描写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之间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人性中对于美、欲望与死亡的复杂态度，表现了对生命无常的深刻思考。张谷若的翻译将这些主题通过精准的语言再现出来，使得中文读者能够体会到莎士比亚诗歌中蕴藏的哲理和情感。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深入探讨张谷若先生在翻译莎士比亚诗歌时如何运用目标语文化的理解与再创造对原作进行诠释。通过分析张先生的翻译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如何在翻译过程中把握忠实与创新的平衡，如何利用接受美学理论中的“读者导向”原则，对诗歌进行跨文化的再创造，使得翻译作品不仅保留了原诗的文学价值，也符合中文读者的文化期待和审美需求。

一、接受美学理论框架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研究当代西方文学的批评方法。该理论强调“读者中心”思想，主张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读者的接受和反应。接受美学的核心理念是“读者的接受”，强调读者的作用。根据接受美学的理论，文学作品的含义包含两极：一是具有不定性的文学文本，二是阅读理解后的具体化文本。^[1]因此，文学作品本身并不等于本文，而是“本文”与“读者”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2]在接受美学的视角下，读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文学作品能动的创造者。作为接受者，读者的主体性、创造性以及其需求和审美意识都对文学作品有着调节机制。而作品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依赖于读者的阅读活动，不同读者的理解和解释可以使同一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意义，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也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得到实现。

接受美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冈·伊赛尔（Wolfgang Iser）。姚斯提出了接受美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和“审美经验”（Aesthetic Experience）。^[2]期待视野指的是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所带有的先入之见、预期和文化背景，说明读者在阅读前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期望等因素会影响其对作品的理解和评价。期待视野具有历史性和文化差异性，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其期待视野也有所不同。而审美经验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作品互动所产生的体验，包括情感、认知和想象力的参与。姚斯提出了审美经验的三个范畴：创造、愉悦和净化等多方面的心理活动。审美创造是指译者在作为接受者实现了接受过程中的愉悦后，再作为艺术家产生译作，进一步实现自己创造性的愉悦。审美愉悦是指审美经验的接受方面，有否定式的接受样式和间接肯定性的接受样式，即通过唤起读者对既有接受经验的回忆而使读者重获愉悦。^[2]审美净化可以理解为作品与接受者之间进行的交流，指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通过对作品的感受和共鸣，体验到一种心理和情感上的升华和净化过程。

伊赛尔补充和发展了姚斯的观点，提出了“意义空白”和“意义未定性”。意义空白是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未明确说明或故意留白的部分，这些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行填补，从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感。伊赛尔认为，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意义系统，而是通过这些空白激活读者的参与，使读者在填补这些空白时生成新的意义。^[1]意义未定性是指文学作品某些部分没有固定的意义或有多重可能的解释，这种未定性挑战了读者的理解能力，促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思考和探索。意义未定性引发了读者的

多样化解读和再创造，是文学作品吸引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接受美学理论下的诗歌翻译分析

（一）基于期待视野的处理

在诗的开头，“女主角”出场时，原诗是这样介绍的：“But lo from forth a copse that neighbours by, A breeding jennet, lusty, young, and proud...”根据作者的写作背景定位到文艺复兴时期，可知jennet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深受贵族和骑士喜爱的一种西班牙小种马，其体型比普通马略小。在神话主题的作品中出现这样的专有名词，可以想见作者是为了体现雌马体态之矫健、外形之优美，选用了那一历史时期人们所熟悉的、能够作为骏马代表的事物，以此增进读者对该形象的想象。然而译入中文时，照搬其学名“西班牙小种马”并不能激发中文读者对马样貌的想象，同时神话题材的诗中直接出现“西班牙”这一现世国家名称也会与作品的故事背景相冲突，带来违和感，引发读者困惑，影响阅读体验；而音译成“珍妮特马”固然忠实，却也让目标语读者不知所措，因为多数中文读者缺乏对文艺复兴时期流行马种的认识，无法想象“珍妮特马”的形貌特点，这样翻译虽增加了诗的异质感，但对调动读者想象力和参与感并无帮助。此处译者根据自身的背景知识，结合目标语文化中读者熟悉的事物，将其翻译成骡马，这样中文读者便能根据自身常识想象到此马体型偏小、近似于骡的大小这一特征。但译为骡马也造成了一定的意义流失，无法给读者带来该马体型优雅、步态敏捷的想象，需要译者进行补偿。因此张谷若这样翻译对雌马的描写：“口嫩神骏，精壮少比”，比直译堆砌原文的几个形容词“lusty, young, and proud”更加符合目标语读者对骏马形象的预期。这体现了翻译过程中对目标语读者期待视野的考虑。

（二）基于意义未定性的处理

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其语言往往具有朦胧、含蓄的美学特征，体现出明显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造成了意义的不确定。同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接受主体会对模糊的意义做出不同的阐释，从而产生了各具审美特色的新意义。

原文中描述阿都尼的坐骑向雌马炫耀自己健美的身姿时是这样描述的：“Anon he rears upright, curvets and leaps, As who should say, “Lo thus my strength is tried; And this I do to captivate the eye, Of the fair breeder that is standing by.”其中fair breeder直译为“美丽的种畜”，虽没有确定指向，但根据上下文可知是前文提到的骡马；同时马的心声说明了其展示力量是为了吸引异性注意，是一种求偶行为。张谷若的译文这样翻译雄马的心声：“你瞧瞧，我有多么大的气力！我这是对站在我一旁的骡马显威武，好教她眼花缭乱，心生爱慕，作我的俘虏。”

“种畜”一词在中文语境下显然有些粗俗不雅，尤其是在诗歌这种以用语优美雅致为特点的文体中。在对两性情事等问题的描写上，英文用词倾向直截了当，而中文倾向含蓄隐晦，在处理这种差异时，需要抓住文学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根据目标语文化的审美倾向赋予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此处译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将常用于描绘人类情感的“心生爱慕，作我的俘虏”用在马的身上，含蓄地表达了雄马求偶的含义。此外译文添加了“显威武”一词，将雄马炫耀力气以吸引雌马目光的意图由隐到显地明晰化；同时，“教她眼花缭乱”这样充满人性化的表达又比直接译成“吸引它的眼睛”更柔和、更具情感色彩。以上表达的结合便将单纯的动物求偶场面描绘成爱情小说般的追爱场景，更容易调动目标语读者的情绪。

文学作品的意义未定性也体现在不同语言对于显隐的处理上。原诗中这样形容骏马如画般标致，“Look when a painter would surpass the life, In limning out a well-proportion'd steed, His art with nature's workmanship at strife, As if the dead the living should exceed” 此处按字面意思来看是在讲“画家画马想要超越活马，就要让自己的艺术功底和大自然的功力相争。”若完全直译，则会让目标读者不明什么是“nature's workmanship”，且“与自然相争”表意也不够明晰。实际上此处用“at strife”除遵循固定表达外，主要是为了与上文的“life”押韵。译文将其中的意思显化，译成“那他的手笔，得比天工还精巧伟大”，不仅巧妙将“nature's workmanship”译成中文读者熟悉的天工，同时还显化了“相争”的结果，即人力胜天。此外，译文中“画家若想画一匹骨肉匀停的骏马，使它比起真的活马来还要增身价”还进行了适当增译，既实现了押韵，也符合中文读者的逻辑理解。

（三）基于审美经验的处理

英汉两种语言因为在语音上的先天差别，无法做到同源对应，也即语音层面是不可译的，这就给诗歌韵律翻译带来了限制。然而人类对声音和音韵所产生的心理感受具有认知共性，基本雷同的理念或感官上所产生的和引起的相似的感受，是人类意识认知的一种通感。然而译者可以在充分理解原曲基调的基础上，结合目标读者对诗歌压韵的“前理解”，对无法直接传递的原文韵律进行转换补偿。英文中的押韵丰富多变，包括头韵、元韵、尾韵等；中文诗词的押韵通常指韵母的相同或相近，以通篇押韵、一韵到底为美。^[6]

原诗两行一押韵，以押元韵为主。如，“What reckoneth he his rider's angry stir, His flattering "Holla", or his "Stand, I say"? What cares he now for curb or pricking spur? For rich

caparisons or trappings gay?” 此处“stir”与“spur”押头韵、元韵，“say”与“gay”押元韵，两个“what”引导的反问句又形成了形式上的对仗。译者在处理过程中，为兼顾语义，舍弃了第一句与后文的押韵，而是采用“他也耳朵沉”的表达与上一句末的“一概不理论”押韵。同时用“他哪里还管马刺刺得痛，马勒勒得紧？他哪里还管马衣是否美，马具是否新？”这个重复句式翻译对仗的反问句，在符合目标语文化的韵式习惯的同时模仿了原文格式，让读者既能按自己的文化审美对诗的韵律进行欣赏，又能感受到原诗在此处运用的细微句式变化之精妙。这种创造性处理即为审美经验的体现：译者首先作为接受者理解了原诗的韵律美，而后对其进行再创造，在译文中融入目标语读者熟悉的韵律形式，使得不了解原语的读者也能够激活对诗歌的既有经验，欣赏原诗的音韵变化。

四、总结

本文依据接受美学的视角，从意义未定性、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论三个方面探讨了张谷若对莎士比亚诗歌的翻译。从意义未定性理论来看，张谷若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利用了原诗意义的模糊性，为读者呈现了独特的、符合中式文化审美的阐释。从读者期待视野方面来看，张谷若先生的翻译与中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学期待相契合，使莎士比亚的诗歌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获新生。从审美经验论来看，张谷若先生通过艺术性的再创作实现了译文在语言美感传达方面的成功，让译文不仅能够称之为成功的翻译，更成为了目标语审美标准下成功的艺术作品。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看出张谷若先生的译文兼顾了对原作的忠实和基于审美经验的艺术再创作，成功为目标语读者再现了莎士比亚诗歌的艺术魅力，对英文诗歌汉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Iser, W. (1978).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2] Jauss, H. R. (1982).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 Bahti, Tran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3] 朱立元. (1989) 接受美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4] 魏晓红. 接受美学视野下文学作品的模糊性及其翻译 [J]. 上海翻译, 2009, (02): 61-64.
- [5] 兰军. 论接受美学视角下译者的主体性——兼析莎士比亚第十八首十四行诗四个汉译本 [J].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32(04): 181-184.
- [6] 蔡佳立. 迪士尼动画电影歌曲翻译研究 [J]. 上海翻译, 2018, (01): 34-38.

作者简介:

阿力木江·阿不都克里木 (1999.10-), 男, 维吾尔族, 籍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学历: 硕士研究生, 职称: 学生, 主要研究方向: 英语翻译。